

中国书院制度及其对当代研究生教育的启示

魏 伟

(哈尔滨工程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 要: 中国古代书院教育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文章回顾了书院教育的发展历程, 力图从学术研究、学术创新、教学模式、人格教育等方面揭示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办学特色, 以探寻书院教育对当代研究生教育的启示。

关键词: 书院教育; 研究生教育; 启示

中图分类号: G40-09; G6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204(2005)01-0072-04

Analysis on Ancient Systems of Educational Academy and Its Enlightenment on Contemporary Graduate Education

WEI We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educational systems of academy in ancient China entails abundant resources of education. Looking into the history, the author attempts to reve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ncient systems of educational academy in the perspectives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teaching models, and personality education, and seeks their enlightenment on contemporary graduate education.

Key words: ancient educational academy; graduate education; enlightenment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是以私人办学为主,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相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文化传播与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并重的教育特点,使得书院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存在些许相似之处,探究书院教育的教学原则和为学之道,这对中国当代研究生教育有重要启示。

一、中国古代书院的兴起及发展

书院的雏形出现于唐代。当时为了进一步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而进行规模宏大的图书整理工作,组织了一批熟悉经史掌故的学者、文人来对文献古籍进行收藏、校勘和研究。在古籍整理研究过程中产生了“书院”这一名称。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设立正修书院,十三年改称为集贤殿书院。书院的主要活动内容和职责是:

“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有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之滞,则承旨而征求焉。”^{[1](P58)}实际上唐朝书院起到了图书收集和人才储备的双重作用,并不是现在所讨论的教学机构。书院的兴起还与中国私学传统有密切关系。唐至五代时许多士子、大儒居于乡野茅庐或田庄别墅读书,有时他们称自己书房为书院。这种书院仍以个人读书治学为主,即使有授徒讲业的,规模很小,影响也很有限。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到五代末期才基本形成,到宋代初年才发展为完备的书院制度。书院在北宋的兴起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分裂的局面,国家建设需要大批人才,而饱经战乱的读书士子也纷纷要求就学读书。但刚刚建立起来的北宋王朝为了巩固自身政权,仍须集中力量进行军事征讨,没有精力,更没有财力顾及教育文化的发展。此时,由私人兴

收稿日期: 2003-11-24

作者简介: 魏伟(1980-),女,安徽淮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外文化与青年教育比较研究。

办的书院便应运而生,既满足了士子读书的渴望,也为统治阶级培养了大批治国人才。因此,书院在统治阶级的支持和鼓励下蓬勃发展起来。

从北宋开始,中国书院教育开始了一千多年曲折的发展历程。书院在南宋和明代后期发展很兴盛,尤其南宋是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据统计,宋代共建书院173所,其中南宋136所,占总数的78.61%。^{[1](P73)}上述两个朝代书院盛行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官学衰落,士子纷纷抱怨科举的腐败及其教育内容的空虚,相反,书院反对以记览辞章沽名钓誉,注重学问研究与传授的为学之道,而备得士子青睐;另一方面,都有新的学术学派的推动。正是由于理学的发展促进了南宋书院的兴盛。理学是南宋书院的基本教学内容,书院又是传播理学的重要基地。明代阳明之学与白沙之学为了摆脱程朱学说的束缚,各自创建了“致良知”和“随处体验天理”学说,利用书院加以宣扬,使书院骤然大兴。^{[2](P53)}

书院在元代、明代前期和清代的发展较缓慢。这一时期的中国书院教育在官学的夹缝中艰难生存,一旦与封建统治者利益相冲突,随时会遭到统治阶级的摧残。从元朝统治者开始加强了官方对书院的监控开始,书院渐渐失去了自身特色,走上了官学化、科举化之路。到清朝,书院官学化发展到了极点,书院主持人、经费、教学内容、教学人员、生徒等都须经官府审批,书院完全失去了独立性和自主性。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下诏将各省所有书院均改为大学堂。至此,书院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二、中国古代书院的办学特色

中国古代书院是封建社会文化的产物,它随着封建社会的覆灭而消亡,但它独特的办学思想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教育经验,值得人们思考和学习。

(一) 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并重

书院既是当时封建社会文化的产物,又是著名学者进行学术活动的中心,承担着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双重职责。学术研究是书院教育的基础,而书院的教育教学又是学术研究成果得以传播和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集理学大成者的朱熹极为重视义理学问研究,主张教学与学问相结

合,他在《性理精义》一文中阐述到:“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道,必在于读书。”同时,肯定了书院在教育与学问结合中所起的作用,“今书院之立,盖所以宣究祖宗,兴化劝学之遗泽,其意亦深远矣。学于是者,诚能来与当时之学,以立其基,而用力与程张之所议者以会其极”^{[2](P52)}。书院主持人大多为名师宿儒,在从事人才培养、教育教学工作的同时,积极从事自成一派的学术理论研究与传播。不同书院具有不同学术取向,名儒大师们在总结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推陈出新,形成了各种学术流派。许多书院的建立,并不在于传播已有的传统文化知识,而在于新学派的创建和传播。陆九渊曾在象山讲学时对其弟子说:“韩退之言轲氏之死不得其传,固不敢诬后世无贤,然直是至伊洛诸公得千载不得之学,但草创未为光明,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干当什么事。”^[3]陆氏正是通过象山讲学而完成“心学”学派的创建。明代王守仁是“心学”的代表,他和他的学生都是“心学”的热心研究者和积极传播者,书院“心学”的研究和讲授在书院得以紧密地结合。

(二) 盛行讲会制度,提倡百家争鸣

书院的讲会制度鼓励不同学派共同讲学、平等论学,以探究一个学派精义之处或辨析不同学派主张之异同。讲会以学问为重,推崇辩论争鸣、取长补短的学风。顾宪成制定的《东林会约》中首标讲会第一大益处便是“专以道义相切磨”,另有“会以明学,学以明道”之谓。^{[2](P63)}朱熹开创了为不同学派在同一书院讲学的先河。朱熹主张读书穷理,陆九渊主张发明本心、六经注我的心学,朱陆二人存在很大的学术分歧。淳熙二年(1175),朱熹与陆九渊“鹅湖之争”,各抒己见、不苟求同,此后两派纷争不断。淳熙八年(1181),朱熹仍邀请陆九渊赴白鹿洞书院讲学,为后世树立了为学的典范。明代书院讲会更盛。各派学者各树一帜,到各书院讲学,组织讲会,其中以王守仁和湛若水两大学派之争最为激烈。书院的会讲使书院打破门户之见而博采众家之长,学术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不仅不同学派间求同存异,即使同一学派内部也允许有不同主张,师生间互为学友,自由切磋,“有不相能者,辄吵嚷面红”,学生被鼓励提出新的学术观点和见解。书院的讲会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其间东林书院、紫

阳书院的讲会为最盛,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和严密的组织。书院依靠讲会扩大了教学范围,丰富了教学内容,活跃了学术空气,提高了书院的教学水平。

(三) 师生论辩式教学模式

书院采取师生互动辩论式教学模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学习,提倡师生间质疑问难,平等讨论,取长补短。朱熹在白鹿洞讲学时,常与学生共同讨论,“从游之士,选诵所习以质疑。意有未喻,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讲道难则忧形于色。讲经论典,商率至夜半”^{[2](P56)}。这种互动式教学打破了把统一、固定的课程和教材灌输给学生的古代官学教育模式,推进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在这一教学模式中,教师的主要任务不仅仅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使其“识精而思锐,不惑于常解”,并且能够根据学生的个性和特长,因材施教。在围绕学术著作和学术观点而展开的教学中,教师角色侧重于指引者,倡导学生的自学为主,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发展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师讲学时也多是提纲挈领地给学生留有充足思考和探讨的空间。此外,教师还注重学习方法的指引,大师把自己根据治学经验概括出的读书原则和方法介绍给学生,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果。朱熹的再传弟子程端礼在元代任建康路江东书院山长时,在朱熹读书六原则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经验也提出六项原则:端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宽着期限、紧着课程,并制定出《读书分年日程》,详细拟定了分年读书的程序,对学生读书自学进行具体指导。^{[1](P73)}

(四) 人格教育与知识教育并重

书院属于中国古代教育的一种形式,在为学的同时,注重道德修养,“尊德行而道问学”,将知识传授、学术研究与品性修养、人格完善有机地结合起来。白鹿洞书院学规中就明确指出:“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等道德修养的基本信条。朱熹的极为注重对学生的人格教育,曾明确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先王之学以名人伦为本”,具体地说就是

“圣贤教人,只要是成衣、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学者,学此而已。”^[4]这一办学思想在书院制度发展史上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书院人格教育不仅体现在学规、教条上,而是实实在在地贯穿到融洽的师生关系中。学识渊博、品德过人的名师宿儒以身作则,在潜移默化之中对学生施行人格教育。朱熹曾在《学校贡举私议》中尖锐地批评过官学的师生关系,指出“师生相见,默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闻之以德行道艺之实。”^[5]他不仅指出了官学中师生关系冷漠疏远的严重弊病,而且揭示出了其原因在于学校变成“声利之场”,教学缺乏“德行道艺之实。”朱熹身体力行、学风端正、诲人不倦,以其人格魅力感染教育学生。

三、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对当代研究生教育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古代书院办学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书院与当代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学术型人才、重视学术研究、鼓励学术创新和学术交流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书院辩论式的教学模式注重人格修养的教育则是当代研究生教育亟待借鉴和加强的方面,这些都是把这两种教育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但这两种教育体制的区别又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古代书院毕竟是封建社会教育的产物,人才的培养深受封建社会思想的束缚,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而当代研究生教育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级人才的重任。虽然历史演变的演变,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和当代研究生教育在教育体系的性质和教育教学的内容等方面已截然不同,但中国古代书院制度蕴含的宝贵教育经验仍值得当代研究生教育汲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吸收借鉴其合理成份,以促进中国研究生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一) 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有机结合

中国古代书院的大师们大多是某一学派的学术带头人,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积极地讲学施教,使得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相得益彰。某一理论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教育教学和深入研究这两个方面。中国当代研究生教育要进一步促进理论与学术的繁荣,就必须建立教学与研究的良性互

动机制。目前,许多高校一方面建立了年终学术研究评估机制,督促教授和研究生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硬性规定教授所必须达到的课时量,以保障学术带头人教学任务的完成。这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冲突,保证了两者的平衡发展,但在协调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互动方面仍有一些局限:教学与研究有各自的评判标准,却缺乏一种把两者统一起来的评估机制。古代书院把教学与研究有机地联系成一个整体,教学是为了传播学术研究成果,而名师大儒在教学相长中则进一步推进学术研究的深度。比较而言,中国当代研究生教育教学内容与学术研究成果在某种程度上成“两张皮”,学术领域带头人的教育教学与自身学术研究尚未有机结合。这就要求教授学者们在向学生讲授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有意识地注入自己在此领域的学术见解或不同学派的学术发展情况,以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研究热情,同时还应力求在教学中进一步捕捉研究灵感和思维火花,从而形成教学与研究的良性循环机制。

(二) 重视学术创新,鼓励学术交流

学术研究作为书院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有别于官学的重要特征。书院讲求学术创新,鼓励学术交流与争辩。这是古代书院教育在学术研究方面对当代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启示。随着中国研究生教育体制的日益完善,在学术领域不断有新的突破,新的进展,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际运用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学术交流也打破了地域、时空的界限,学术交流日益现代化、国际化,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学术的繁荣与发展。但是在这些繁荣景象的背后,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些危机。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功利主义思想盛行,工具理性主义不可避免地渗透进科研领域。一部分研究生表现出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往往不能静下心来钻研探讨,学术论文抄袭情形严重,致使学术氛围的淡薄和学术道德滑坡,导致了学术研究含金量的下降。这种学术研究上的“拿来主义”必须坚决反对,高校和导师要加强这方面的监控,保护学术研究领域的净土。研究生教育培养的是高、精、尖人才,目前中国研究生研究领域越来越窄,这虽有利于专业人才的培养,但却把研究生学术交流范围限制得过于狭小,使得研究生缺乏必要的跨

领域交流的能力。纵观全球,科学越来越成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整体,跨学科发展已成为未来科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当代研究生教育也应把培养学生跨学科交流的能力作为以后工作的重点。

(三) 传统教学理念变革

书院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对当今教育仍有积极借鉴意义。研究型人才除了必须具备牢固的基础知识,还要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具有批判质疑的能力,富有开拓创新的思维。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常常亲自与同学质疑难,他主张“读书须有疑”,“疑者足以研其微”,丽泽书院的吕祖谦讲学时提出求学贵创造,要自己独立钻研,另辟蹊径而有新的发现和见解。这种重视培养学生质疑能力与创新思维的教育观点仍有其现实意义。目前中国研究生教学大多沿袭了以传授知识为主、忽视了学习能力培养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为研究生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劣势在于忽视了研究生日后从事实践中各种研究能力的培养。学术研究不仅仅是基础理论知识的简单堆砌,更需要研究者的批判分析和创新思维能力。这就要求研究生教师摒弃传统的重知识而轻能力的教学理念,变教师主体型教学模式为教师主导型教学模式,努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与学生的互动交流,鼓励学生就某一学术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师生间相互质疑,学生间各抒己见,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激发学生的科研热情。为了把中国研究生教育提高到新的层次,必须转变教学理念,切实建立起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变“接受性学习”为“发现性学习”,并且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四) 重视师生关系构建,发挥导师育人功效

古代书院教育另一个值得当代研究生教育汲取的经验就是师生关系的融洽与和谐。古代书院的名师宿儒,不仅在学术上有成就,传授学生文化知识,而且尊重热爱学生,以自己的品德气节感染学生;学生则尊师重道,虚心好学。当代研究生教育实行导师制,学生跟着该领域有突出贡献的教授学者进行的学习,这与古代书院教育学子师从名师宿儒学习颇有些相似。

(下转第80页)

标准争创一流的质量意识和奋斗精神;设计能够反映为“211 工程”拼搏奉献的标语口号、文字影视宣传材料;开展以“211 工程”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活动,等等。

五、精心操作——制定“211 工程”建设规划的质量保证

做好规划,质量是前提。而保证质量,关键是按照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在规划的每一个环节上精心设计、精心操作。

1. 要有一个指挥有力、效率高的“211 工程”办公室。办公室的人员配备要精干得力,办公室的工作职能(责任、权限、信息沟通、工作方法、协作要求等)要明确,办公室人员的工作分工要清楚,办公室的工作进程要按计划有条不紊地实施。

2. 对于每一个重要的规划问题,先做好顶层设计,拿出供广泛征求意见的预方案,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求精细化。

3. 发动全校教职工参与规划工作,在重大问题上通过认真研究形成广泛共识。在规划期间,学校先后召开了师资工作会议、校办产业工作会

议、留学生工作会议、德育工作会议、党建工作会议、研究生工作会议,召开了 30 多次学科建设研讨会和论证会,并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决策。

4. 及时建立为规划服务的信息管理系统,并做好有关信息的收集、汇总、分类、整理、分析等工作。

5. 处理好集中规划与分散规划的关系,协调好“211 工程”办公室与学校各职能部门在规划制定中的相互作用,及时沟通,减少摩擦,提高效率。

制定“211 工程”建设规划为我们开辟了通往理想境界的道路,也为做好一所大学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积累了经验。

参考文献:

- [1] 关于印发《“211 工程”总体规划》的通知[Z]. 北京:国家计委、国家教委、财政部,1995.
- [2] 张辉,郭桂英. 战略型应成为新时期教育规划的重要特征[J]. 高教探索,2001,(2):28-30.
- [3] 朱佳生,殷革兰. 教育规划几个基本理论的探讨[J]. 辽宁高等教育研究,1999,(3):35-38.

(上接第 75 页)

考察导师与研究生关系的现实情况,大部分都是令人满意的。但是随着中国研究生规模的扩招,一个导师所带的学生越来越多。导师由于精力所限,与学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日益减少,造成了师生关系的疏松淡化;随着工具理性主义的兴起,研究生把自己导师称为“老板”的现象也普遍存在,师生交往趋于简单化、雇佣化。这样的师生关系,不仅直接影响了研究生的学术研究水平,而且削减了导师育人的功效。由于师生缺乏必要的思想交流,导师不能直接了解学生的思想变化,无法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教育,不能及时对学生加以人文关怀,更无法像书院名师那样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对学生的人格教育。牢固而融洽的师生关系需要双方的努力,学生要尽量体谅导师,主动向导师请教,真诚地与导师交流;导师应关心学生,抽出固定时间与学生会面,在指导学生学习的同时,辅以必要的人文关怀,使导师和学生形成一个

集体。“学高为范,德高为师”,导师也应努力提高自身修养,在融洽平等的师生关系中,用自身的高尚情操、伟大人格感染教化学生,充分发挥导师人格教育这一主渠道之功效。

参考文献:

- [1] 毛礼锐. 中国教育史简编[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 [2] 丁钢,刘琪. 书院与中国文化[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 [3] 谢笑珍. 古代书院的教育教学特色及其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J]. 娄底师专学报,2001,(1):102-103.
- [4] 沈广斌. 中国书院制度的基本特征[J]. 煤炭高等教育,2000,(5):64-66.
- [5] 刘少航. 书院教育启示略谈[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10):75-76.